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魯齋集卷十七

宋 王柏 撰

尺牘

答李嚴州

藕花秋潔水瀉明河侯度奏功朝班趣覲江山戀德台  
候某賤軀病暑遂成年例杜門謝却人事者三越月矣  
故一節不能陸續奏記徒有引領北望仁政於千峯松  
月之下軍將扣門有出望外端拜函書披讀詞染於繁

奪目高風襲人且有折俎泉符以裕其溝中之瘠兵厨  
名釀以澡其愁外之塵庭雀驚呼階苔改色書生有此  
奇事何感如之厚齋郎省人物也斜飛外藩豈心上得  
已哉曩者斯民昏墊仄席憂勤遂以右馮累君摩撫襦  
袴之謠天低易達兩載成資曲培望實予環之命多出  
於垂滿此今日之造化所謂謹名器有定力之新機今  
其時矣綠綈方底當已駕夜潮而上舍雙溪道太未未  
必能遂雅志且異時衢婺逼羅常為嚴病今年白紵之

舟舳舻相銜自西而上波及兩郡頓消翔踊皆君賜也  
不然兩郡決不能奠枕前之為政者聞之當媿死矣鄉  
守嚴明官吏斂束雨暘以時數十年無此政甚幸甚幸  
敬岩進職移節廟堂所以處之者密矣厚矣社倉之制  
其心是也其事非也今州縣大家以不納常賦為雄孰  
能推民吾同胞之心捐廩於賦外謗議之興理所必至  
但當自責難以尤人若利民諸事今日固有掣肘難行  
之病但往往初未嘗出於確實惻怛之心且無纖悉周

密之慮講之不精託之非人其齟齬不合未必一一皆有掣肘未免使苟且架漏者指以自文矣使吾發之以誠處之盡善如是而不能行斯無媿也高明以為如何頂夫兄一出不審僑寄外家昌黎所謂磨肌刮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名曰交窮者端為此兄發也是可浩歎豐貺已領却當轉寄昨聞令弟都運館寓燕堂夜雨對酒頃篴交和其樂無涯某以未曾瞻識不敢拜書怡次乞道此傾嚮長公少公名滿天下定當聯轡

入對映照班行尚能抗一葦面賀於大室慶禮幅紙抒  
謝言不盡心尚冀台照

慰鄭定齋

某蹢躅陋巷幾與世隔春初剽聞執事丁太夫人之艱  
非有的說道路云邈無從訪問又不敢率易奉唁得罪  
慶門益夏望後時天奠出示所惠書始知其詳且悲且  
媿越二日陳廣文來訪亦言得書嘗辱寄聲存問媿且  
感者以平生知己如執事者不一二數而慶弔絕不相

聞豈人之情哉然山川悠阻影響昧昧勢既不得以自  
通習懶廢事亦山人處士之常態執事誠以古心相照  
決不以音問踈曠棄絕之是故隱淪不振之姓名猶在  
湖海容納之內而記存勞來之真情悠然發於寢苦枕  
塊之餘藹然見於故人尺牘之後吁是豈今日士大夫  
之常德哉此愧猶可諉也此感則永矢弗忘也執事自  
罹大變戴星奔馳跋履險阻勞悴甚矣攀號擗踊茹哀  
飲痛嗟何及矣卜其宅兆負土成墳大事終矣毀不滅

性聖人所戒酌飲不入曾子所悔雖欲致拳拳愛助之  
祝今已臯矣不復措辭矣雖然蓼莪昊天之恨寸草春  
暉之感豈有新故之間哉况恩深滄海如何報之語執  
事之素心也讀禮之餘益思盡其遠者大者斯為達孝  
矣愚聞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  
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將為善思  
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  
皆執事躬行心得之餘而某又不能忘言者是欲少補

前日愛助不及之誠而已某近得魏國張忠獻憂居三  
帖中謂故舊由公不以其哀若而幸之教使不悖於學  
道是區區之望也魏公功業之盛年德之尊而其言猶  
拳拳如此蓋其孜孜求善出於中誠豈勉強者所能此  
所以為魏公也盛德之事學者莫闕有北山何  
先生之跋而某與舍姪亦綴數語敢以為執闕  
將誠不敢效世俗禮仰惟台覽

答湖滄王全夫

觀下諭之目深見讀書不苟不為入

闕

學甚善

足下可謂有願學之心而欠勇往之志有涵泳

闕

講辨之工所以義理孤單而滯礙未融也來諭一有

所

闕

未至而其心已有偏倚此三語初看時甚

異既曰有所

闕

事物未至既曰事物未至又安

有所偏細玩之則知語滯

闕

盖此章大意如當喜

則喜而不留其喜當怒則怒而不留其怒有可怒者不

以喜而忘其怒有可喜者不以怒而忘其喜此

闕

失其正留其喜怒此朱子所謂一或<sub>闕</sub>之也當怒不怒  
當喜不喜此朱子所謂不能察也忘其當喜忘其當怒  
此朱子所謂欲動情勝所以失其正也朱子謂於心上  
理會是見於念慮之微者也後章大意是此心既正矣  
知其當親愛一向偏於親愛雖有可賤惡者而不加審  
也知其所當賤惡一向偏於賤惡雖有可哀矜者亦不  
加審也如父子之當愛此心不可謂不正也而不復審  
其惡焉此正是事上病耕種之欲豐碩此心亦不可謂

不正而不能審其已碩亦只是事上病此正是正心以後之事朱子所謂是見於事為之失者不可謂之未安若教惰者即敬畏之少殺者也非今人之所謂教惰肆其無禮之謂也曰當然之則明教惰止可如是而已亦不必疑而缺之也又來諭絜矩一段舉本文斷續不貫而難曉本說君子能絜矩然後上行下效而天下平恐人不識所謂絜矩又解其義於後今如來諭但欲識絜矩之義而不必行絜矩之用也而可乎所謂自得者乃

自然而得是集義所生者獨自得之如義襲而取其弊  
至於尚新奇立異論為吾道之害矣不踐迹聖人病之  
也非取之也此外已言之更不重述

通蔡子明

曩蒙謙光訪別於今五年中間僅能一上主書之敬蒙  
答教甚寵且有名詩巨編之賜嗣是影響昧昧益守隱  
約雖聞榮登魁甲分教上饒慶事蟬聯俱不敢修一紙  
半行以溷水臚者非慢也雖以禍患相仍亦山人處士

固陋之常態意足下仕路崢嶸交遊日廣東閭之下英俊如林那復念及踈懶無用之書生哉立齋姪出示手書乃蒙寄聲存問恍然自失不自意不肖姓名猶在齒牙悠揚之間捫心感愧銘篆難忘仰惟久軒先生負一世之重望結聖主之深知坐廟堂參大政天下想望其風采釣衡之拜四海蒼生日夜延頸以俟況如某者久蒙賢父子顧遇之隆其為矚望蓋可知也竊聞議者曰方世變之輻輳國勢日輕國計日匱弊倖日繁民生日

困天下事幾不可為矣久軒抱經濟之學行其所無事  
物來順應未嘗作意也今天下之大本在前星之名未  
正闕睢之求未廣雖妙選官僚往往牽於避忌之多端  
而不得盡其箴規涵養之實又今日天下之大患在北  
司之勢鴟張羣陰磅礴衆正塞瘖蔽惑人主之聰明斲  
喪士大夫之心術未形之幾不可不慮又舉一世之大  
弊士大夫奔競無廉恥苟且不事事州縣之疾苦不聞  
財貨之本源不講邊備之單弱不恤甚而綱常淪壞而

不知但有富貴一念浩浩乎不可遏此所關者豈不甚大而廣又恐不可以不作意也愚嘗謂天下之官莫尊於宰相亦莫難於宰相凡一時粗有才望莫不於此敗其所長者前後相望何也蓋天下之事機無窮一人之志慮有限彼皆欲獨運以專權徇私而固位此其所以為取敗之道人主無職事在論一相宰相之職雖無不總其要止在於收拾人才而已賢者養其望能者責其成智者竭其謀勇者盡其力合一世之人物共一世之

事功各因其才而公用之吾何容心焉此真所謂不作  
意而行其所無事者也然人才不易知非廣詢博採參  
伍其賢否何由可以得其長而當其任顯趨庭之際盍  
請於久軒竭一時之祿賜大作規撫闕翹材之館廣聘  
天下之名士以居之日孜孜而訪問焉須得平生不識  
面之人凡目下稱師稱恩而有求者不使充斥乎其間  
當有奇謀精畫効忠於前者則深謝之謹識之熟講之  
力行之其私謁者斥絕之果能如何世變輾轉之足

慮乎豈惟相業規撫光前絕後而於東閣令譽休美亦  
有關也此呂正獻張宣公之遺範左右其勉之謹發愚  
衷上答記錄之盛心若夫為治之大原大本動闢上德  
非草茅之所敢言及於政事之至纖至悉綱目多端亦  
非筆舌之所可既青燈夜坐嘗與立齋商畧之或恐自  
能詳布于左右謹奉書不宣

答季伯韶

幸甚得隸部封一氓之數遙望使星炯炯斗牛間可仰

而不可近豈敢以一字干其常分哉自顧隱微不肖何  
足以辱眷記而不忘如此特枉墨妙勞問劬劬且有折  
俎之饋此尤出望外下拜極其感愧屬以郡政不綱居  
民延燎燬其七八百年之星祠井里惴惴度日寓公率  
以義約為救焚之備貧乏如某亦在推擇不免質衣物  
以奉承不知造物者於何處持盈虧之權陰有以助之  
義也捧來諭不覺失笑賜問三政何先尤認謙處不鄙  
夷之盛心若社倉有名無實義役豐歉不齊又非一路

通行尚可緩也若夫歸併一事即過割稅賦也此則今日州縣之通患婺源二十年不過割矣貧富之不常年異而歲不同烏有許久不進不退之理此勢家巨室之不願聞而暴官汙吏之不肯行也由此逃亡戶絕者不與釐正而稅長代輸破家蕩產比比皆是而爭役之訟自是而擾擾矣不清其源不行之力未見其有益於百姓也此不望於厚齋將誰望賢昆仲當今偉人皆清廟不可缺之器明堂不可捨之材豈久於外臺者顧即矜

念民可少甦非賜問不敢僭及云云

答何師尹

某迂疎無用苟全性命於陋巷悞蒙識察即以臭味相  
求開心布誠傾倒無餘蘊雖平生故人有未能然者自  
顧何以得此於當代之偉人哉自是以來此心炯炯依  
嚮頃刻未嘗忘書疏之疎密政不足計也好風西來氷  
函飛墮龍蛇滿幅英論竦然遙聞康廬彭蠡彌高彌深  
敬審朱明未垂暑氣未生羽扇牙籌敵塞民飽合候某

憂患餘息生意剝落殆盡所以自治者甚疎亦無以淑人而況利欲波蕩士習風靡安有向此冷淡生活者杜門自安其拙而已北山先生時有失血之證氣體多倦年來亦少講說以是無足為執事道者執事去學校而治兵理財世俗之見宜有未解者吾儒之學無精粗皆當為之事牛羊會計聖人亦盡心焉自古言理財者多矣未嘗知善理財者莫善於儒者自古稱儒者多矣未嘗知理財亦儒者分內事今廟堂何所見乃以執事為

之此漢唐以下之所未識是豈果有取於此乎亦偶中暗合耳不然何他事之未善也執事之不鄙夷其職隨事輒效所以寬民力以培養國本歲蠲百萬在他入為甚難在執事特餘事也有如神機絕識而可但為國用支局而已乎大則當運籌決策於用兵之所次則折衝禦侮於形勢之地可也今在外不離於九江之境豈天意亦有所屬乎使之習風寒熟事情將以大任也察敵勢之虛實審兵將之勇懦上聯襄蜀下援長淮善用兵

者未嘗不於此而展布焉此豈酣養富貴者所能識此  
執事向者不勝西事之憂言於當路增湖右之戍誠為  
急著似聞未能盡如執事之請而招軍已至內地人心  
驚疑無肯應者似聞已有中輟之旨此蓋長沙所當深  
慮竊聞其幕府泰然未審果何如也區區之愚不若且  
移副閫舊治練索吉之兵亦次者也台意以為如何書  
生不識時宜然亦同此憂國之心願執事專意講求西  
南之衝要於閒暇未及然之時今之攫攘官職者必退

避於緩急之際未必非執事當此重擔惟高明更加之  
熟慮若夫豐碑巨碣意則雅矣句則健矣讀者知所警  
矣執事談笑翰墨自是出入數等於斯時也而可以此  
為事業哉區區所望於執事者非止此也執事交盡天  
下士亦何取於某豈以其無用於世而不以戇直為嫌  
乎今之士捨科舉之外無他學也世之所謂有才具者  
又皆出於俗吏之手豈識儒者之實用哉惟執事當以  
儒者之實用立門戶世俗伎倆屏去之幸甚九江乃陶

士行之故治也其事業亦有當於高明者乎

答吳松林

近聞遠趨邊閫密贊機謀將有千里之行正恨不得攀  
送且不得專价導嚮往依戀之忱忽拜誨緘謙德滿紙  
感甚愧甚又蒙傾倒真情數露出處之意以寓別尤極  
感佩執事自桐川歸入山堅坐今四五年矣未嘗不歎  
咏高蹈絕識之過人今乃為一議幕牽挽而出方疑執  
事自待之不厚也來諭以為無官可做謾為祿仕計固

非知有榮進之想白首舍已以從人亦甚屈矣今未論  
因不失可親之人而聖人嘗度時義教人不可榮以祿  
者其旨深矣成事不說某不當贊瀆區區之愚更惟裁  
處於進退久速之宜或恐可以少答知遇之隆也名集  
細茅拜賜珍藏和靖所書東西銘四箴石刻敬以侑書  
大風正寒乞金玉鼎茵為時自愛自重不勝拳拳之至

賀陳本齋

共審榮膺帝命分任史權自業麟經久斟酌百王之大

法始參鵠序即刪潤四朝之巨編必是非賢否之大明  
想邪佞姦回之甚思應笑昌黎之怯懦要追司馬之雄  
深豈特儒者之榮抑亦古人之幸仰惟慶愜某自安隱  
約於陋巷不求聞達於當時悞入眷知始終如一平生  
得此於人指不多屈感佩何可忘自別朝軒恍焉如夢  
五柳溪山冷舍風月猶如故也風致與人俱往矣如之  
何而勿思行看進書褒擢正色要津與其誅既往之姦  
諛不若鋤當今之佞倖此拳拳深為世道有望於君子

之得時者如此偶看得隱逸傳中有魏國錄揆之胡正  
字憲與焉此二人自合入儒學中豈有身為朝士而謂  
之隱逸可乎蘇雲卿之事蹟徒欲節文血脈精神處俱  
廢矣據所知者如此推之他傳可想日子既迫不知高  
明何以處此雖不隸卷中有顯顯礙理者恐亦只得早  
舉而白之無為後悔若大費爬梳亦當且展進書之期  
可也

回鄭親求岩桂賦跋

茲蒙寵示岩桂賦倡和欲某掛名其末甚感某嘗整衿  
端玩皆軒軒然有凌雲之氣誠得當今魁彥印證於后  
為宜若使潦倒無成於陋巷者點綴則為此卷之羞不  
祥莫大焉由是不敢措一詞謹謹歸璧然既荷不鄙夷  
又不可不少見微忱佳製有曰孫枝孰可繼其芳惟子  
足繼又曰盛美不在予而何在其自任者可謂甚勇其  
所以自期者無乃太淺乎何其眇視宗族旁若無人大  
畧矜夸之意多而非所以培養退讓之風也政使盛族

果無可繼前芳尤宜哀痛感慨厚自豐植以遠者大者  
自期可也每舉進士不下數百人賢否邪正雜然並進  
縱在高甲又何足以繼先烈仰惟先正師保氣節勲業  
著在國史播之天下後世豈在區區一第哉某亦潛觀  
密察賢親天資俊敏自可有為願以器識為先窮探學  
問根本見於躬行者篤實無瑕則人稱之曰北山之後  
有此賢孫曾可謂源深流長矣盛美如是始可繼芳也  
非恃親愛不敢出此語惟高明亮之

回潘丞

近歲得幸獲奉英標於琴瑟書冊間辱眷與厚甚焉飛  
魚躍各適其適終不可得而同趣也故人戾青雲翔天  
表一舉而知山川之紆曲再舉而觀天地之圜方猶肯  
下顧雞鶩之栖栖耶一札度垂虹而南飛委餘光於陋  
巷恍然落月之照屋梁驚喜起舞賜諭令姪之事某久  
服高誼當時固嘗從臾一語豈知麋鹿之性習荆棘草  
莽而無長林豐草之志今已備嘗艱難須有悔艾之意

彼筆生者不患其不從此却在高明思有處之庶可終  
此大惠蓋不徒曰飲食之而已必加教載撫存之然後  
可玉其成耳未知台見以為如何鹽官趣成不審合符  
在何日亦畧歸鄉否某病暑入秋尤甚筆硯久荒聞便  
承書此以答雅意莫能盡傾所欲言家兄辱賜問尤感  
令再三拜謝伏乞台察

回葉成父

某伏蒙不賜鄙夷再辱緘示問仁之疑義肅容三復渙

然冰釋尤見舍己之勇求善之力無纖毫固吝之意二章改本已極明瑩剖析甚精不可強指瑕類矣以愚見淺陋觀之克復二字雖是著力用工非是先存此心如何遽能如此用力所以其他弟子不告之以此正是未有顏子不違仁之功其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者便是要他克復以全此仁也其餘日月至者如何便能如此下勇猛手段朱子所謂教顏子以殺賊手段者此也若仲弓正是教他一个敬字以防賊入來耳程子下皆盡

二字朱子下一全字亦是合此意思程子云方始是仁者以全體言也此是於令尹問目外因及此耳未審高明以為如何此間朋友先來多是以為訓做字看來做字不特是粗而亦有病仁是人元自有者何必去做他乃知文公下一个全字是有萬鈞之力來教於此一段恐未明瑩寵示先天圖却於此備見此公之為學矣想是他自有願學之心只是不得師友不循塗轍往往自盲撞剝些道理來說便欲將來立論悞矣康節之學非

是難學蓋是不可學若一一定之於數則王道可廢世教可息三綱五常任他作壞不必扶持亂臣賊子任他縱橫不必誅戮何者其數當如是也數之為學固不可謂無此理自是天地間一珍祕物事不可將來治國平天下此聖人所不學也以二程與康節如此密熟甚欲傳與二程而二程不肯承當者是誠無用於世教也但渠精於數因用心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於吾道無悖是以程朱以來推尊之而不敢非也若是正面工夫只是

數學後學求聖人之道自有正當常行大路正不必向  
康節脚下喫辛苦討道理也於此可以見他無師友盲  
撞處亦甚可怜也非蒙尊兄下問之勤何敢放言如此  
然亦不敢以為是惟高明有以印證之答未發之書尤  
更直截分明不知疏菴新昌之講是何人後便乞賜報  
夫仁義禮智信性也皆未發者也本不可形容孟子是  
將情來說因其見於外方知內有此理耳未動之時如  
何下注脚不知穀齋如何說未發之體併乞推教

復陳本齋

某於臘月二十有六日拜書修慶浼唐實夫轉達未知  
何日可澈冰臚歲正之四日伏領賜書正某修書之日  
也是日金華有雷電之變知契好不替昭合如此何感  
如之某學識淺陋不敢妄論古今茲因執事與修史筆  
敢陳管見亦不暇詳其條目姑以大綱言之太史公之  
八書嚴矣所包固有未盡而封禪何足以專一書其後  
立儒林傳乃與佞倖滑稽雜流並列何其識慮之不高

也猶有可掩瑕者能以夫子列諸世家而門弟子附焉以老莊等自為別傳亦知所尊矣班固作十志視八書有分有合有增有損而藝文之為志名既不與諸家雜出而崇儒重道之意比太史公益下矣范曄之紀東漢不得與班固並稱自古之論然也曄乃別出文苑一傳於儒林之後既知有本末又別立黨錮傳於前則其識不可謂不班如也此傳雖前所未有義所當立且東漢之盛孰有踰於黨錮諸賢哉魏晉以下固不足言共推

國家之所以遠邁漢唐者亦以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傳伊洛諸先生義理大明盡掩前古今上聖德魏煌未易形容其有關於世道之最大者莫如封五子列諸從祀崇尚道學表章四書斥絕王安石父子之祀也今四朝大典成於今上之朝舍此不錄縱史筆極其典法而五子之徒浮沈出沒於列傳賢否之中便無精彩豈不為千古之羞嚮者敬岩姪嘗奏請於朝乞立道統傳朝廷不肯取旨收索宣付史館區區之愚以為道統立傳

却小了道統當作一志豈不勝於經籍藝文之志乎若  
欲作傳則當曰道學傳終不如志體所該全備伊洛以  
來門人弟子著述書目悉可類聚首載吾道今上臨幸  
辟雍之詔吾道粲然可以上接夫子世家下陋東漢黨  
錮豈不偉歟此非導諛於君也將順其美是以格其非  
心大臣愛君無所不用其誠蓋如此某因有白事雖私  
實公乾道庚寅先大父諱某宰長沙葉丞相某宰於潛  
劉史君藻宰崑山皆婺人也皆以邑宰聞孝宗留意字

民之官幽隱必達一日三公俱被召天下翕然聳聽莫  
不奮厲五月大父面對稱旨即差知嚴州實代南軒張  
宣公辛卯信州驕卒作過兩易大父知信州壬辰冬召  
赴行在十一月十五日奏事十六日徑除金部郎官繼  
賜奎畫訪及治道癸巳五月兼崇政殿說書秋以讒者  
謂大父漏泄禁中語出知饒州自是老於麾節間恐此  
事實錄中不曾登載不特大父被遇上恩之隆如此尤  
足以見孝宗考察州縣之能否破削資格而用人無朝

蹟而徑除郎以庶官而蒙御筆兼說書皆當時異恩也是以宏模偉德之一端恐秉史筆者之所欲聞子孫沈淪無由錄送上官幸執事左右史事不敢不聞大父事實見朱文公文集第八十九卷神道碑銘之內大父官不至立傳今不至立傳而得傳者亦不少某之事力不能進狀今聞從伯祖尚書諱某新得入傳按史法亦有附傳之例大父與錫山尤公為同年進士情好甚密大父卒錫山亦賜諡辭或辱鼎重轉達史長得附傳以垂

不朽豈特存沒被惠而亦足以補孝宗聖政之分毫進  
退惟命非某私情所敢必也某家藏宋秦公唐史吳兢  
傳稿一卷其蹟粲然惜向者不曾拜呈當時李文簡公  
亦為大父跋數語即模勒鋟木于史館某亦得墨本今  
以納上不知此刻今尚存否吳公真足以為萬世作史  
之法則而秦公刪潤之功大有警發恐或可以少裨大  
手筆也

答王景梁

昔往南溪攀別而逸駕竟已先驅悵然而返耿耿至今之日伏奉手畢之光慰感栢懷謙詞滿紙推予過情此則非所敢當宗兄坦夷磊落刻厲辛勤青雲之科不占已乎舉業如是足矣邇此青春鼎盛蓋亦用功於根本之書以培養其窮達之良心開眼闔眼無非受用之實地記得朱子語錄中有一段說用舍行藏云他人用無可行舍無可藏惟孔顏有以行有以藏於有字說得極重雖未必當時聖人之意於學者警發有功若夫家貧

親老別無妙法只有敬德修業四字須是念念在心以  
聖賢為標準蓋自古無餓殺聖賢也此某平生勸勉友  
朋之拙策聞者莫不笑其迂自謂忠於告人莫出於此  
若欲別求妙法則墮坑落塹者紛紛皆是不審高明以為  
然否吾儕遠書諛語彛儀皆在倚閣之數併惟識察

答蔡子明

某此月初得之郵傳天下開悟王言載敷尊公久軒先  
生陞華邃殿暫逸琳宮知衮衣之將歸副鼎鉉之素望

政恨未能求端便肅晉賀積立齋歸反辱寶墨雙函以  
宗文賦警策晦陋上原大道之傳下閔邪說之害指示  
後學之正極其坦明伏讀竦然起立又知褒拂過情將  
有堂職之命尤極愧惕但某學不自力老未有聞上不  
足以窺聖賢之蘊下不足以騁功名之塗抱塵編蠹簡  
於陋巷守天下之至拙何足以宜振德之賜此蓋仁齋  
平日以人物為己任不忍一夫之終棄政恐鼓康瓠於  
大雅之側適以累知人之鑑既聞時論一新得以全純

愚而安隱約豈勝大幸竊惟仁齋以高明之資更練世  
故洞達物情運量斯世如鑒如衡不失毫髮天假閒暇  
正欲培益其積累之原益礪其問學之精願於此時寶  
毓神明使心廣體胖上以左右尊公副四海具瞻之望  
下以蕃衍英嗣續三世慶源之長區區之愚不敢道諛  
於尺牘中以為盛德之報狂生故態不入時大率如此  
伏乞錫察

答何寬居

某自去歲修貢謝忱匆匆不能盡所蘊而書生疎闊當  
世事情妄議天下事既而不覺自笑政欲高明知山林  
腐儒真無用世之才可以置之度外而某亦不敢以尺  
書復進於冰臚非敢忘德也出處塗轍不同也伏自榮  
登朝著擢用日穹曾無一字詞候起居頌望經濟真不  
足置之齒牙無疑矣因北山之回介拜書餽之甚渥雖  
曰錫類之仁真無所為而為者尤見義利之限界甚明  
也發書啓篚則精畫名刻在焉盥手揭之素壁蓋執事

以平日之所受用者開論後學甚切但塗轍分限俱含  
兩端使學者何所擇至於詞真氣溫量寬鑑嚴自是名  
言亦恐方圓大小二句終未能勝也人知此二句出於  
孫思邈而不知孫又出於淮南子渠更有一句云能欲  
多而事欲鮮雖與上二句未稱亦自有味也高明以為  
何如又蒙錄示西南備禦之方尤見憂時體國之要策  
蚩蚩熟寐誰慮及此不必伏波聚米而形勢瞭然在目  
西邊防禦添兵雖不多已為兩路之重因只得且如此

經理古郢之要衝非識古今形勢之精不能及此蜀運之急尤今日之最當先者若止取辦於荆襄似亦非計不如勉其復四川之險要護成都之沃壤則蜀運自寬若夫屯田清野之二病非一黃榜所能革此則恐欠區處愚不知兵妄意如此但今日之患上下無一定規模若主議之人在內則恐奉行於外者易差主議之人在外則恐居中主張者易搖所以今日事事無終始續用不成者此也或得於西邊專一道之事力畧如維揚之任

責使之經營積累以數年為期庶或可以稍成頭緒但君臣之遇合難保古今功業之難成其成其否天也非人力之所能必也然食人之祿立人之朝義當自盡其心焉耳扶三綱不至於沈淪拯百姓不至於塗炭賢者未嘗無此願也事之不如人意者何限豈得盡如所願哉畎畝微生日夜望聖君賢相以天下為心損上而益下瘠己而裕民邦本固而公道昌庶幾如執事之高明翕合衆志赤心任責尚可為也未知能副此願否未知

何日得拱文席以聽開濟之規臨風馳神

通陳本齋

孟秋既望風露已清濯纓垂佩人望益高后皇嘉相五  
月末因碩夫兄行嘗附一書以道仰德之誠必已上徹  
冰臚繼是天氣向熱痼疾微動兼為濕氣薄腰腿間屈  
折頗艱由是尺書不嗣七月初忽聞執事去國為之惘  
然繼之以喜執事之去甚善矣猶恨其差晚也審執事  
之踪跡固明矣猶恨心事之未盡白也雖然頽波滔滔

峙柱獨立信賢矣哉某嘗愛坡公之言曰問世之治亂  
必觀其人問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然亦如之何而  
考也不過出處行藏進退語默之間見之君子不容於  
世君子何病時之羞也君子苟容於時時亦何病君子  
之恥也能各知所恥則世與人兩得之矣執事之去盍  
力請於師尹得郡之時乎師尹之去固甚巧矣章貢之  
行未盡善也心迹俱明者於此時惟陳右司一人而已  
師尹之歸匆匆一見且曰少定再入城當從容也既而

又匆匆過城挾無適行矣無適於是得脫陷阱其言謂  
西澗迂從回至此催迫就道若果未有行意亦何妨却  
之我之遲速豈吏輩得以持其柄哉此事姑置之鄭定  
齋曾聞其消息否昨傳其得興化既而興化屢易守獨  
不見其姓名心甚疑之執事必知其詳願垂一報潘介  
岩既歸則為終焉之計亦無一字入城府但聞其卜築  
為人所悞未為穩也書生舉事不免一踈尤見此老之  
淳德林國錄給韓架閣境皆寓金華二公人物雖不同

皆佳也亦得時奉從容餘非淺陋所知執事一出五年  
乍歸家山其喜可知僭有高風行一篇姑見頌美之意  
幸垂藻鑑謹專人詞候起居家兄臂痛不果修書立齋  
姪別已拜書令似諸位德業日進和父既得曹牒魁占  
無疑不敢拜狀乞斥名瞻見未期敢乞康濟一身自致  
中和倚需時運之復以大發揮

回楊行父

一別芝宇轉矚十餘載回首遊高明諸同志如在天表

清夢栩栩未嘗一日不懷想瑞岩便至忽領藻緘高誼  
不忘既慰且感浯溪古刻分惠此意尤厚緬惟即日歲  
云暮矣霜旭烘晴侍學有相雅候萬福貴集中外鴻祉  
惟均臬冉冉餘齡待盡陋巷幸有殘編繙閱如見聖賢  
此心不敢怠也無諭堂扁極荷不外某素不以字稱何  
足以承盛意只此二字觀之則知學識迴出世表所以  
處家持身得其要矣遂欣然勉強一書併綴數語以復  
來施未必可用更惟裁處某近刻何北山所著魯齋銘

以墨本納呈至希一覽無由會晤願言力學躬行善保  
斯則為千萬世子孫之基不勝拳拳謹奉狀不宣

回陳樵翁

維時急景凋年雪慳寒薄共惟梅邊雅興塵外高譚白  
龍薦祉尊候動止萬福雲關仙輯錫慶川融某束書聖  
則獲並英游餘十載矣每辱加念墮筆底龍蛇之寵光  
彩陋卷式重斷金歲寒之心度越世表不勝起敬不勝  
懷感仙都水患固久未聞連歲之頻仍濕氣著人故易

成疾此亦氣數適然非一人所關係於不堪其憂處樂亦不改方見學力也物價翔湧非實貴也會日輕而物日昂勢所必至小民從容不見窘色此最是好時節不敢歎我生之不辰某雖無用於世七十六年喫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謂古今之幸民造物之賜侈矣旦莫入土尚何言哉尊論書堂氣象翕習聞之不勝欣慰以諸賢扶持作成之盛自應不同但欲求前廡於他部殊非策也第一是人情不相知風俗不相入却與仕宦者不

同他職尚不可況於直學乎此尤不知所以承雅意  
敝卑士風不競久矣如某掩關衡茅後生英俊望望去  
之罕曾識面何由知其賢否苟未有交承則前職未可  
解組或先有才望佚之已久不妨再任儲材當在平時  
若求於臨期必至於苟且矣惟執事加之意風鰻之賜  
甚感久要不敢不拜靜念踈陋無益於聖則每歲必蒙  
專价問勞固足以見歲寒之盛德但舊朋友在堂甚少  
新者不相知妄叨重惠掛名簡書起人厭薄今天運將

周不為不久用敢拜手控辭乞注於籍今後不必專价  
或因有便一札半行足表交情臨楮忱禱非敢自取踈  
外不盡歡竭忠聖賢之訓也瞻際無期願言金玉體府  
以棟吾道拳拳不宣

回於晦仲

某老境寂寂急於歲莫幸未寒殘編斷簡之盟思我良  
朋恨無飛羽齋藏忽有好音瑯絨在手垂露粲然欣審  
即日霜旭烘晴網維聖則台侯有相萬福來諭纏繞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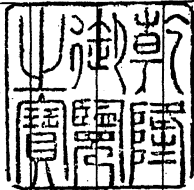
俗此固人家所不能免然日用疇應何莫非事事所當  
事即此是學一事一物之中有無限道理不當厭棄事  
物閉門獨坐方謂之學也且聞堂中依前翕集只是舊  
友甚少耳況今右司新被朝命主此精廬神交氣感多  
士景從當衿佩雲合也某衰盛無益於書堂每歲必蒙  
遣价訪問生死此意甚厚甚感激無窮但年運而往今  
已十載無益有損後之來者聲問不相接必出勉強或  
為虛費之累使拜受尤不安願嗣歲倚閣此例庶幾安

分免貽殘喘之羞幸甚玉峯得書云今年書堂再被水浸濕氣能為人患殊欠良策不審可山頭起幾間否今夏荷周平之來款數月喚醒舊夢但某生意甚微不足挽其久處為之懽然某被嘉惠甚腆公帑私覲兩極其至祇受皇恐無以侑書謾以絳炬百兩浼使价復於執事切冀容留會叙莫期願言力學自愛益大遠業不勝忱禱不宣

回韋軒

某不敢以藏府彝儀自取疎外近領台誨光風襲人達  
仁滋永思仁感深曩者高軒數過蒼苔間今猶隱隱有  
石聲也伏蒙紆念寂寞華予歲莫五雲之朶先春而來  
欣備彩衣受命玉筍催班難為弟難為兄一出一入賢  
哉父賢哉子拜後拜前真體元為萬化之基兼思孝備  
一身之美朝於王所允若天心豈特親愛之交懽亶為國  
家之盛事聞郵音而倍喜就慶牘以非恭仰祈鑒宥某  
哀伏窮簷賴庇苟安尚勤綏軫頌寶劑以扶其龍鍾封

名畫以寓其繾綣意重丘山感深河海少延殘息實出  
大生揭雙軸於坐隅拱高風於天表匆匆治報未盡精  
微惟洞然相白不宣



魯齋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卷

十八至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李傳熊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朱 鈐

校對官侍讀<sub>臣</sub>王家賓

謄錄監生<sub>臣</sub>楊 鸞

欽定四庫全書

魯齋集卷十八

宋 王柏 撰

哀挽詞章

挽曹叔獻

野草何青青野花亦蒼蒼王園翳煙樹東風開泉扃靈  
辰修祥練祖戴何因循半生安陋巷簞瓢澹無營天命  
有窮達書生多苦辛北邙同一路元廬等枯榮我本里  
中子升堂托微嫻每懷梧渡語惟士有常心几杖雖踈

閱睽睽敬愛深故家喬木瘁不復興存流水桃花宵  
飄零薤露音幽宮一以閱清淚洒芳春

挽汪帥參

一世欽齋老聲名四十年冰融南省日春滿洞庭天笑  
語當時密交情晚節堅秀英今已矣新閣獨歸然

右一

世路艱危極人情政可歎未聞親子在而有外邪干軒  
冕多為累簞瓢未必寒此皆身外事且閱一丘安

右二

挽潛齋王樞相

忠簡流餘慶文忠印此心詞章傳世久事業得君深不  
盡風雲會寧知歲月侵九重驚殄瘁護者舌方瘖

右一

治命深衣斂親題石像鑄精神傳巨扁風月掩遺編流  
落人間境陶鎔物外天建安名教在他日配先賢

右二

總角思先友同宗麗澤傳典刑諸老盡文獻舊家全交  
道從公晚知音去我先淵源誰與邇愁絕伯牙絃

右三

精舍北之北幽宮南復南兩山生死寄千古姓名諧地  
勢蟠空壯溪聲戰晚酣青烏發天祕萬壑拱遺龕

右四

代挽王潛齋

自立西山雪聲名四十年清忠奎畫重忠簡壁闕廊

廟風雲斷園林歲月遷潛齋元不死有子續遺編

右一

先世論交早名公不忍忘共期霖雨施忽掩斗樞光北  
墅風煙慘南山草木香片雲開白日卹典耀龍恍

右二

挽丁知縣

蚤識北平貴從遊五十年遲遲登虎榜急急到鳬仙振  
起非無地榮枯自有天老成彫落盡一壑鎖蒼煙

挽施子華

哭子天倫變賢哉更可傷  
毅翁悲祚斷學者悼師良  
缺月窺元室淒風鎖奧岡  
身雖隨物幻名筆起潛光

挽郡博士待班劉公歌

東風變九野萬物負生意  
素韞何藥藥清血洒幽隧  
猗歟靜壽翁歸全可無愧  
人生托溟滓消息同一氣  
過化來者續自昔歎川逝  
溫溫夙好修甄陶瑚璉器  
凝乎觚自度澹乎覲且遽  
詩書以為糧忠信以為饒  
人皆崇榮

途公獨徐攬轡三轉坐臯比五鶚爭自致上培德誼種  
下開文字瑞一子通金閨一子需大對衣冠繪慶圖豈  
料造物忌學校失師模鄉閭思善類梅花已流水草木  
誰臭味惟有篤厚心叮嚀期嗣世

桐陽散翁挽詩

穀水之西巍然一峯是曰道堅翔舞而東林巒翁蔚丘  
壑渾融雍雍聚落惟金之宗五世積累鍾此散翁散翁  
頎頎生有異質學敏而博心廣而實迺孝迺睦迺大其

識教子一經維寬而栗教人盡已維久無數選舉法壞  
取士以文決於一夫升沈遂分良才美德所甘隱淪負  
我求我負人非人兩語垂訓風俗反淳我之識翁因翁  
二子典刑是親翼翼疊疊曾不幾見翁遽不起我来哭  
翁亦已晚矣匍匐之義真可愧死我既哭翁亦相佳城  
千嶂矗矗萬壑沄沄一丘永閔昭明上征萬壑沄沄千  
嶂矗矗子子孫孫載昌載毓

哭錢學老

魯國黔婁死升堂弔者誰不邪能至此千載有妻知凜  
凜默成德清風百世師舅甥貧到底終老外家祠

挽汪約叟

幸有靈光在天乎作麼亡生來最真實病裏亦康強和  
氣留丹鼎清塵凝筆床溪山呈秀處風露悄淒涼

右一

憶昔先君子金蘭氣味投中間有生死一別幾春秋晚  
漏傳幽夢英魂覓舊游城東煙月冷應是訪新丘

右二

挽鄧夫人

霜冷留賓髮心融篆貝經疏金重錦誥琢玉璨芝庭方  
祿參軍養俄丹壽母銘可憐萱草露也解泣儀型

挽司直兄

老厭駕行武騎鯨不肯留空存丹棘讞未告紫宸猷黃  
老辜初志青山颺晚謀夕陽無限好心事竟悠悠

右一

典重班諸老聲名始璧流  
開尊拉佳士襍被闖前修  
月冷金閨籍塵生玉杖  
鳩梅岩傷目處鴈影正賓秋

右二

晚始親荆玉  
勗愉氣誼稠  
泰壇霜月下  
暑枕夜江頭  
一困關公念  
連書釋我憂  
平生知己淚  
寂寞洒新楸

右三

挽朱侍郎

國論多同異  
身名有險夷  
一從離紫橐  
再不上丹墀  
慷慨

慨風雲斷飄零歲月移却因閒得早冷眼看人癡

右一

渺渺康湖水我我蜀野山是翁元不死蛻骨此中間草  
木券臺綠莓苔翁仲斑白雲傷北望清淚更潸潸

右二

宗夫人挽章

勲烈高忠簡夫人衍慶源春風南澗藻秋雨北堂萱鸞  
鑑傷孤影芝庭茂兩孫清霜凝素仗璀璨滿西原

挽何無適

二五之精清通瑩徹有鍾於躬非賢則哲嗚呼無適自  
幼卓絕奴僕選騷銓衡莊列鞭霆走電不可追繭一操  
而存肅整轡轍著書未就不幸短折既賦以奇未易泯  
滅世外精神筆頭風月有閱斯立有安斯魄既安爾魄  
既築爾阡是曰反終是曰歸全人生斯世豈必百年欲  
動情勝萬事出焉孰好孰惡孰嗤孰妍孰過而改孰善  
而遷一征物表浩浩其天風定水止月印萬川陰陽不

獨動靜不偏既靜復動太極炯然

馬華父母葉氏挽章

力疾呼兒語民方弄潢池兒職不可緩母疾尚可為繡  
衣纔出境肅斧旋芟夷百姓得奠枕歸來拜慈帷母訓  
不敢墜母喜開雙眉陰功覃雨露慶報當期頤孟夏草  
木長庭萱何遽萎平生事儉約猶有嬪時衣熏爐經卷  
靜不復朝莫披西風秋又晚萸菊思年時瞿瞿臨祖奠  
清血應漣沍明朝窳岩道舊冢連新悲

挽頤軒張朝奉

藹然一氣備天和不盡人間歲月多鄉里同聲稱佛子  
兒孫相繼奮儒科蠲租捐廩今無有判豕然燈可奈何  
德在人心真不朽幾多麟碣汙山河

右一

挺挺長松施女蘿平生能得幾相過總惟遠辱雙絢到  
淚眼猶瞻兩鬢皤曾未經年成契闊至今一慟竟蹉跎  
吉人已矣難重見山口悽悽薤露歌

右二

挽張佛子

嘉慶圖傳世所稀夫何佛子遽西歸平生施予心無為  
時事艱難衆有依德誼百年猶積累詩書五世漸光輝  
兒童父老傾山谷洒淚追隨丹旆飛

右二

陟屺雖頻莫慰心見公猶幸母如存東山何事遽陳迹  
西路如今又斷魂柳絮忽臨新冢道林花空滿舊時園

一衿和氣歸何處化作功名遺子孫

右二

挽徐郎中

郎潛不復坦衿期留得清名舉世知  
老矣空還新虎節  
歸來只是舊鴻禧  
危言寧免班行忌  
已死猶聞海內推  
病裏僅能成大厦  
當時燕雀不勝悲

挽趙龍泉

闕



闕  
水蒼煙迹已塵

右一

少公稟氣後三年易簀翻居三日先學數弟兄猶間有  
壽隨父母獨誰全悲哉易感精神往造化難憑禍福遷  
應恨南山人遠去從今獨卧北山阡

右二

籬落縱橫一逕分平生杖履幾登臨  
某山某水機械露  
彼室彼廬情分深檢校舊規心欲折摩挲新誌淚難禁

素車白馬人歸後鶴唳猿啼總此音

右三

林省吾挽辭

羌若人兮大帶而深衣張拱徐趨兮儼乎其若思動有  
則兮神定澹無欲兮心夷便儼嶽巖之紛吾前兮醯雞  
起滅忠信傳習之省吾躬兮聖賢我師伊春陽之冉冉  
兮生意方懋何雪霜之不仁兮荃蘭遽萎寧三后之純  
英兮時不得而榮悴抱太極而永歸兮哀與我之其誰

雲沈沈兮淒嶽風稜稜兮斷澌長田長田兮寂寂永夜  
暢旨獨立兮千古名垂

滕勾齋內楊氏挽詞

東風捲地兮摧千紅松柏青葱兮啓幽宮龍幌廣柳兮  
辭簾櫳埋香掩玉兮甘長終芳草萋萋兮春又空東君  
寂寞兮誰與同

右一

吳門山少兮煙水寬一錨千金兮尚云慳夫人勤儉兮

同艱難子荆苟美兮營元關平生首丘兮志應寒雙溪  
渺渺兮何時還

右二

憶昔登堂兮拜淑儀小子卅角兮勤將攜夫君念我兮  
力不遺歲月滔邁兮鬢成絲西望紫翠兮清魂飛槭哀  
千里兮空漣漣

右三

陳卿內邵氏挽詞

羣山峨峨兮屏下環鍾為人英兮司賢闕風雅解頤兮  
簪佩珊珊有女穎悟兮拱聽帷間識性情之正兮婦德  
閑雞鳴戒旦兮夜漫漫冰清玉潤兮卿月相傳夫君騎  
鯨兮今幾年綱紀繩繩兮閨門肅然樂山堂兮花木正  
妍蕙搗蘭姜兮棄釵鈿淒淒東塢兮藏風煙畫翠流雲  
兮去翩翩飛絮寂寞兮隨珠軒忍看雙壁兮沈黃泉龜  
趺螭首兮何時鑄山靈呵護兮祚綿綿

鄭寺正挽辭

北山峻嶒兮配井絡之勲名子孫繩繩兮聿彰厥聲一  
麾不顧兮番禺君甘領祠官兮挂長纓操存益固兮涵  
養益深臨行一念兮之清明

右一

坦溪渺瀰兮配流慶之深長園林帶宅兮風月無疆鷗  
鷺受盟兮舉清觴胡不百年兮長徜徉澡身更服兮神  
氣安詳遺頌洒然兮墨耿光

右二

北山寂寞兮號東風坦溪鳴咽兮繞元宮曉露滴滴兮  
泣蒼松芳草萋萋兮卷臺窿窿體魄永藏兮魂遊太空  
一聲蒿里兮春無容

右三

馬華父母葉氏挽詞

茗溪猩鬼兮呼嘯幽篁綉衣一出兮血膏斧鉞茹鼓歸  
來兮拜舞北堂潢池夷靖兮母訓是將慈顏開喜兮家  
國之祥薰風自南兮草木正長胡不百年兮俾壽而康

庭萱夜殞兮奩玉晝藏使者非屢兮桐杖皇皇一道生  
靈兮悲如我傷

右一

瑤岩嵯峨兮龍翔鳳飛元廬肅啓兮松楸露晞東望宰  
隴兮券臺依依靈辰不留兮夷牀曉移紫萸黃菊兮奠  
祖一卮熏爐經卷兮儼如生時靈幄香銷兮猶有嬪衣  
音容寂寂兮萬古永歸龍恍黼翬兮驂神魃一聲蒿里  
兮風號谷悲

右二

李三朝奉哀詞

羌與公別兮幾二十年思渺渺兮路漫漫棹剡溪兮乘  
興訪故迹兮愴然下晉齊之拜兮如夢挑燈道舊兮猶  
平生歡我少公兮六歲悼彼此兮華顛解予佩兮授予  
館言未終兮歲已闌會公疾兮孔熾怛鑒窮兮技殫聞  
易竇兮數語意穆穆兮詞嚴湛神爽兮不變驗學力兮  
采堅自磐川與玉局兮交一世之名賢宜公之好修兮

羞芳蕙而糗荃蘭退靜處而莫我知兮老冉冉其流連  
厭塵世之鞻鞻兮脩昭明而遂仙幸與公兮永訣撫往  
事兮自怜言告言歸兮邁邁有懷渭水兮淵淵棲遲故  
隱兮全純愚而孤處當歲莫之急景兮聞公窀穸之有  
端皎皎兮懿行卓卓兮瑤鑄淫泳以適意兮鳳岡樵隱  
之遺稿纂記以廣業兮春秋族系之巨編豈待是而不  
朽掩既往之孤寒蘭風之臯兮望不極歌薤露兮有淚  
懸泉

蔣叔行挽辭

萬山蟠兮有宅一區吁嗟吉士兮心古而色愉平生激  
烈兮談忠義之事求師教子兮必有道之儒流德誼兮  
鼎鼎浸策定兮功名之途引壺觴兮自適玩日月之雙  
車有叔兮爾配絲枲兮劬劬指期頤兮二豎立疾既偕  
老兮亦相繼而長徂望雙旌兮有慟酹一束兮生芻

右一

萬山蟠兮新此一丘吁嗟乎吉士兮靈辰不留佳城鬱鬱

鬱兮馬蹢不進前岡隱隱兮牛眠是求囊蜿蜒兮有隧  
枕臯隰兮沃流東望兮廬舍西望兮松楸白雲兮生死  
同壑黃壚兮杖履昔遊孤哀哀兮罔極悼愁愁兮千秋  
悵素紼兮莫執相爾些兮商謠

右二

朱昭父挽些

春風初開兮別君南浦誅君軼軸兮冬又暮曾歲律之  
未改兮生死異路吁嗟乎實齋兮有前修之風度瑟瑟

倜倜兮凝然寒素不忤不求兮未嘗徇繩墨而改錯視  
萬馬之奔逸兮斂組轡而獨駐安於一實兮豈斯世之  
足語天何賦之厚兮而奪之遽何旅翬之未返兮合豺  
虎而哮呼凜世道之睟兮良士瞿瞿想君一笑於冥冥  
兮豁然大悟山靡靡兮旁圍水潺潺兮在下付萬事兮  
雲空顯一壑兮千古

悼蔡修齋

羌世運之緯繡兮何故老之不憖遺持寸膠而救千丈

渾兮誰與同而共治身一約而蹈遺烈兮不沽直而不  
徇時西極八桂東連吳會兮貫南紀以周馳以節用愛  
人兮以靜重為威謂直方大之德才學識之長兮親結  
上知方增重乎本朝兮而疾疢以乘之猶癰癰乎筆削  
之志兮浩浩乎汗青之未期遺稿山積兮孰續而孰維  
擅一代之鉅典兮疑造物之好虧吁嗟乎修齋之典刑  
兮蹇長歌乎已而余幼好此奇服兮今冉冉而華顛悼  
窘步之數奇兮安陋巷之瓢簞公獨閔其寂落兮擊微

芳而遐塞時舒愛而申情兮曾不間夫郵傳弭發節而  
西來兮拱茂行之淵淵吸松齋之沆瀣兮飽坐嘯之蘭  
荃鳳高飛而莫繫兮徒延佇而路漫漫何音問之不淑  
兮駭騎箕而遂仙睇長江而太息兮涕淫淫而惘然撫  
巨編之遺則兮神馳乎洋輿之佳阡念歲律之云莫兮  
奈狂風之鼓天

挽時僉判

靈辰不留兮挽者何悲羌茂行之皎皎兮而今已而惟

孝友百行之首兮何習俗之日漓惟不虧其降衷兮何  
足尚乎浮辭靈辰不留兮斯人永歸薤露一聲兮行人  
淚垂

右一

靈辰不留兮挽者徘徊羌若人之秉德兮佩先訓之不  
回以直道事人兮任當路之疑猜坎壈一官兮窮達何  
有於我哉靈辰不留兮君社塘之夜臺薤露再歌兮亦  
孔之哀

右二

靈辰不留兮挽者邁邁羌前修之典刑兮何後生之昧  
昧乎鄉常人之號兮豈直欲以之而自晦靜觀世道之  
日詭兮蓋亦惡夫奇奇而怪怪靈辰不留兮路曼曼乎  
長夜歌薤露之三章兮識者為之永嘅

右三

徐制參挽歌

北風高兮歲律將殘望東隴兮目斷旌丹有美君子兮

曄衆芳而自飾直哉惟清兮不亢不激鬱十五年之朝  
望兮僅影纓於列院參幙府以自詭兮乃劬劬而忘倦  
宜表世而厲俗兮曷止於斯靈辰不留兮祖奠載期薤  
歌之一章兮孰不孔悲

右一

歲律殘兮北風正南渡梅花之橋兮龍恍鑣鑣有美  
君子兮蒼梧翠竹善繼善述兮恢韋齊之芳躅羌世  
道之緯繡兮孰識夫異體而同氣惟不忘其所由生

兮合羣從而一視慨垂絕之叮嚀兮欲蛻而理融靈  
辰不留兮將永閔于幽宮再歌薤露之章兮號萬壑  
之長松

右二

北風北風兮歲律告終豈惟歲律兮嗟世道之益窮有  
美君子兮非斯世之人物有古人之風兮有無我之德  
我亦何知兮託先世之餘契兩書相勞苦兮藹然敬愛  
之意迹雖疎兮此心不忘死生契闊兮悵十二里之高

岡歌薤露之卒章兮有淚滂滂

右三

挽邵公容春

北風獵獵兮申原之幽元扉啓兮靈辰不留蘇黃之像  
兮儼其如在容春之人兮杳不可求一棺兮厚德萬古  
兮高丘

右一

申原幽幽兮北風正高薤露一聲兮山鬼夜號古人考

終兮如蛻遺編不朽兮風騷一丘兮安固萬古兮滔滔

右二

北風北風兮丹旄飛飛申原邁邁兮鐸聲孔悲素韞藥  
藥兮二子皇皇如有望兮魂其來歸地有靈兮人傑表  
爾隧兮豐碑

右三

宋史館檢閱所性先生時天彝父挽些

大專槃物兮剛柔盪摩五行雜揉兮顓蒙孔多陶一氣

之奇侓兮奄宇宙之幾何握異采之陸離兮蹇僵回而  
逶迤襲正軌之茂則兮恥踐迹而循科御長轅而獵太  
空兮摧九折之峨峨兮不羣而介立兮衆囂囂而肆呵  
玄虬蹶泥兮浸雄虹於頽波隴廡孟姬之莫辨兮世蒙  
瞽其層賊神渺渺而上征兮訴緯繡於太和忽修靈之  
聿皇兮任侏儒之傿傿咎將誰執兮豈天賦之未邁落  
日下大野兮慨高風之吟哦羌若人之莫見兮感生意  
於庭柯卓豐詞兮九里亘千秋兮不磨

挽蔡文叔

南風之薰兮五絃絕可以解愠兮憂心益惛念寓形於  
溟滓兮貌一漚之起滅前乎數千年之名世兮後方來  
而未歇往者不我留兮來者不我接何彼頑之弗夭兮  
而獨姜乎此哲非夫人之立極兮凜世路之迫阨惟聖  
斯惻兮建學校以壽吾道之脈士不可辱兮又焉可殺  
孰悟我聖明兮幾襲秦之亂轍我公之忠憤貫日兮所  
以疾驅而竭竭一去國兮一陰方猾再去國兮重陰栗

烈鄙夫熟視兮壯羣邪之蟠結目斷留田兮歌南風之  
閔

右一

南風之時兮吹彼棘薪喬木斯壞兮棟梁曷任樽櫨根  
闌與店楔兮匠昧昧而弗尋况承天之八柱兮窮歲月  
而莫登天豈不生材兮鬱牛山之嶙峋雨露之所潤兮  
存日夜之朏朏及大厦之將顛兮無一木之可棄羌小  
民之怨咨兮謂天不仁非道通乎三極兮孰識天心天

既仁愛我民兮爲生偉人一去就兮治亂攸分天亦仁  
愛我公兮不使見強敵之駭奔危機發兮衆寐昏昏秉  
離明以爲燭兮魂營營而上征目斷留田兮歌南風之  
再吟

右二

南風南風兮莫甦槁質坎離互宅兮已翩翩乎月窟駕  
朱鳥以啟路兮潛元宮而永息終長夜之漫漫兮委人  
間之正則道所以經世兮名不可以虛得方一去而即

悟兮可以淑艾乎士習倘再去而能悟兮庶姦諛之屏  
迹使長孺居中司馬遂相兮狂酋當為之怵惕又何至  
於闔江踰嶺兮喋血上國思魏徵而莫九齡兮吁其何  
及公雖九原兮疑遺忠之尚盡我被公之知兮始終如  
一不得哭公於堂兮不得執公之紼我何負於神明兮  
兩足如繫歌南風之三疊兮恨無極

右三

袁倪孟容父詞

憶昔見公兮季原之堂兄弟怡怡兮清約是將藹子姓  
之弦歌兮頭角昂昂來者起敬兮知德義之日昌造化  
無情兮慨有季之先亡氣象少異兮燈火淒涼幸二子  
之自奮兮視前有光何祿養之不久兮遽驚風木之傷  
痛日月之未改兮已變故常以公之剛介兮豈北面於  
緇黃我知公之心兮縈不足以挽其恨之長東風作惡  
雪絮正狂黃壚曉啓兮松楸蒼蒼勞生兮永佚世事兮  
茫茫交之道兮日落老有淚兮滂滂

盛化州挽些

悼世習之緯繡兮爭驚乎險阨蘊異采而價徊兮已喧  
阨而吠怪孰視衣冠之故宇兮藂雜菅蒯酣一盞之醺  
蚺兮較得失乎晻曖公胡為乎高舉兮提一劍以北指  
恐修名之不立兮氣軒軒而有偉捫虱以談當世之務  
兮江東莫比燼世讎於蔡焰兮同雪國恥驅馳乎薺叢  
魚鳧兮上功萬里中原咫尺兮莫歸寸疆素志剝落兮  
怊惝恍而淒涼靈輪繫馬兮猛思故鄉晚得一障兮遙

遙乎南荒時續紛而易變兮又何可以久留謫星墮境  
內兮吾將奚求魂營營而上征兮叩太儀之幽幽斂智  
囊而不售兮遺恨千秋夙聞公名兮意卓犖而不羈解  
后公之揮塵兮心朗氣夷嘗叩公之所歷兮動中事機  
將款密乎山扉兮杳橫佩而莫追悲風起兮江村白日  
下兮大墅表獨立兮雄碑間一丘兮今古

挽通守陳帑院

羌西方之屹然兮鍾此奇才方世道之緯繆兮棄騏驥

而駕駕駘以一尉而誅二凶兮宜異言之喧呶炯此念  
而安民兮皇恤乎身災公論雖屢蝕兮猶有時而復開  
開之何未久兮而終不能遂公之壯懷詩書兮自適優  
游兮力齋扶疾而告修善之訓兮俄怛焉而順隕彼西  
方之無情兮忍璜佩之沈埋生於是死於是兮湛一氣  
之去來惟心無媿而氣不餒之言兮萬古莫得而塵埃  
况有不朽之銘兮表獨立於崔嵬

挽施子華

二五交運兮雜揉乎剛柔美惡厚薄兮何稟生之不侔  
厚者未必薰兮薄者未必蕪羌寓形於溟滓兮藐起滅  
之一漚惟父母之哭子兮蹇彼蒼之大尤吾嘗抱此至  
痛兮知毅翁之恨難收雖我不識子兮知謹實而好修  
撫新碑而感慨兮相鐸聲之謳與山兮泉瀏淒嘯兮雲  
幽夫子有命矣夫之嘆兮可以釋而翁之憂憂

挽王夫人

秋山蕭蕭兮連山之岡有幽一宮兮千古其藏毓野堂

之世則兮綿瓜瓞以承芳來宗牖而自度兮如奉姑嫜  
相君子之婉婉兮發軔康莊園一世之天兮遽瘞佩而  
沈璜秋風蕭蕭兮連山之岡

右一

連山之岡兮秋風蕭蕭有永千古兮幽宮迢迢一編之  
女訓兮慨遺音之寂寥藹清芬其如在今輦輦影影忍  
雙親之望望兮遲女歸而魂消靈辰不留誰其擬招連  
山之岡秋風蕭蕭

右二

魯齋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魯齋集卷十九

宋 王柏 撰

祭文

祭趙星渚文

維咸淳八年歲次壬申九月丙辰朔二十日乙亥金華

王某謹以

闕

敬祭於近故待制侍郎星渚先生趙公

之靈曰嗚呼惟公蚤聞至道浚迪淵源堅辭官牒高蹈  
丘園河洛所啓考亭所論探討六籍如誦已言闕其已

發控制放奔驗彼未發培植本根貌恭而安色厲以溫

恢崇日著聞望日尊帝曰嘉哉汝其通籍時酣利祿華

臚是役孰嗜義理古訓是式易退難進翔而後集翼翼

道山巖巖沛國水專關亦關熊軾一念如春一清涼

骨紫橐逼人幡然關

蒼關

渚關

地靈人顯

迹隱身關後學矩矱斯世誣諸關

春四關

不百年而遽棄傾舉朝失色天子震驚關

節惠為誠為明嗚呼哀哉某束髮讀書

恨不立志慕德雖深登龍莫遂公鎮天台作成士類乃  
撤臯比束帛惠責冒然而前來所未至一見傾倒若符  
若契學既同方合固以義窮深極微展也一致歲云莫  
矣蹈雪告歸叮嚀宿約春以為期疾病事變一諾差池  
有懷斯愧公心不移書疏絡繹使者交馳乃請於朝督  
命下貽暨陟崇領公已交麾棠陰未改有黯其思已已  
之秋拜書寓里聞公卧疾英嗣報啓曾未踰時誨言累  
紙慰此孤陋不寐而喜什襲珍藏如古壘洗十有大字

嚴正瑰偉千載北山夜號萬鬼言志之傳神幾之似無  
極之妙太和之始家語之書少母之祀未終所疑未訂  
厥指水陸遙遙尚期操几誰謂絕筆遽同麟史斯文未  
喪世道方救萬目睽睽為蒼生起泰山曷頽梁木曷圯  
識與不識莫不痛瘡有訃莫聞有含莫吐匍匐一慟如  
別斯趾內省而疚媿此生死南豐辨香歸心久矣有炬  
傾筐有茗盈篚東望長號老淚滂只湛然清明鑒此哀  
誄尚饗

祭常簿姪孫文

維年月日王某祭于姪孫常簿之靈曰嗚呼莊敏擢第  
百五十年曠焉四世餘芳始傳家庭孤棘學校艱闕官  
轍屢駕驅馳淮暎春融卞幙風壯談塵躋名閨籍蜚聲  
縣譜列院開祥曲臺接武駸駸華要公論共許世道莫  
料再斥而歸幡然內省痛削町畦有憾斯嘿有扁斯規  
志氣未倦疾病乘之原始及終急急作計衣衾棺槨整  
整咸備修身以俟壽夭不貳疑定泰宇怛然而逝鄉閭

驚駭宗黨痛傷回首冠子禮賓舉觴曾幾何時會哭此  
堂日月流邁音容永藏幽幽橫舟寂寂西廡一死一生  
交情可覩有酒盈樽有殽在俎我酌爾靈有淚如雨

祭潘蔚平

嗚呼某與仲氏憶昔送公長亭話別黯然秋容誰謂此  
行雙溪路絕一時分袂死生永訣嗚呼哀哉如公人物  
屈指無多乘時致用允為克副何志涉南海之鯨波再  
掉徐聞幸已北向征車復左更入煙瘴是孰使之然哉

抑定數之不可挽之耶尤使人於此而極其恨也嗚呼  
士窘才調公獨迅敏風疇電酢神色暇整士窘筆札公  
得天葩冰清玉潤紙上龍蛇公之執謙和氣融融拱規  
蹈矩折旋蟻封一言相投坦然心曲抵掌劇談脫畧邊  
幅內無聲色之奉外無玩好之供諳仕途之局面熟世  
道之機鋒當其勇往霆轟雷裂意所不可萬仞壁立及  
其事定月霽雲收一絲不掛一痕不留南轅北轍崎嶇  
萬里神臯一息飄然遠逝驚宦海之風濤豈甘心於避

世公初入南通籍金閨公再入南雙舄鳬飛鼓滄溟而  
三駕去鄉關而益遠乃攝左符乃次五莞及帝恩之重  
需何宦情之頓嬾乃正元日拜公題箋詞情藹藹歸興  
浩然掛冠之志堅不可破高公絕識致書贊和計廝亦  
之半道俄訃音之已傳方驚疑而未信駭遺橐之遽南  
公果仙而不返矣掩涕泣之連連某等無似世莫我知  
公何所取獨契衿期綢繆繾綣久而未衰悵從游之甚  
晚恨不識公之早歲每誦尋梅之六絕遐想風流之高

致勒黎母之堅珉有邦人之雙識是亦足以不朽雖蓋棺而無愧旆旌悠悠津埃茫茫風輦露翼來返故鄉神其寧矣山深水長誼當匍匐伏哭道傍病不能往寫此悲傷

祭徐彥成

嗚呼自八行表公廬之望逮移巖分石筍之春蔚蔚故家之喬木森森玉樹之階庭雖芬敷而異圃實一氣之流行往歲奪其家嫡今年喪其元孫豈曰蘭自榮而蕙

自槁我則同此痛而同此心也矧予與子自昔相親憶  
子之幼也玉雪可念方子之壯也老氣風成緒沈著  
志慮堅凝颺颺霜穎琅琅夜燈或談古而忘寐或兀坐  
而不言尺度翦翦風鑒稜稜疾惡掀髯而張目見賢色  
暢而神溫扶義以竭其力責善以傾其情豈特一家之  
佳子弟實為吾鄙之良友朋也可謂得五行之貞淑意  
其開萬里之修程一夢不返前所罕聞割雙親之心膂  
飛病婦之驚魂風濤壯兮維楫失大厦落兮梁棟傾悵

遺恨之襞積空搔首於冥冥日月滔邁即幽戒辰有梅  
花兮被壠玉露冷兮冰清何必豐碑於隧道此即千載  
之餘馨思昔聽月窻之曉角拄山行之老藤不復其此  
風致矣徒涕淚之交零有肉在俎有酒在尊以酌爾翬  
以祖爾靈尚饗

祭松下胡子升

嗚呼俗弊道衰大雅不作學不為己工乎剽掠投時射  
利不知愧怍一與己異立號嘲謔百鳥喧啾忽見一鷄

衆寐方昏君乃獨覺刻意尚古若與世角早悅象慈晚會濂洛必論必孟中庸大學豈無他書束之高閣歲不我與難窮者博乃踐乃實乃守乃約一掩楚咻直居莊嶽尊賢慕義白首益勤聞過內訟聞善服膺自曰大欠書為座右銘周旋俯仰格言盈庭匪事佔畢亦反諸身惡衣惡食嗤彼世榮捫蝨談道倒屣迎賓清苦之味慷慨之評不求聞達婆娑一陵一鄉善士一家典刑夙興夜寐欲常惺惺易箚之際炯焉主人胡不世用汎掃貪氛

胡不百年恢弘正音間幾何遽隔死生於乎其等猶  
陋與世落落君獨知心言真意確恨不朝夕更攻互琢  
二十年間能幾疇酢交友雲散反不如昨又弱一个惕  
焉共愕我来松下風度儼然有書在架嗟其可傳山瓢  
一酌野蔌加邊清淚如瀉君其鑒旃

祭定海縣丞楊元定

嗚呼元定奮太元之寂寞稟清秋之沆瀣夙就有道捷  
出行輩如佩珩璜如裸叵敷凝然而不仁者遠確然而

有識者愛表羣居之月評動諸老之風裁乃聘斯塾乃  
館斯妃澹無與於得失之塗終自勉於命義之戒逡巡  
而出從容而退方垂裕於後來忽堅卧而遐逝質質井  
里寂寂斯世嗚呼悲哉某蚤聯姻婭晚契言誨迹若落  
落心實洩洩指伊洛之軌轍導盤溪之衿佩鳶飛魚躍  
兮遐不作人秋月寒水兮吾猶昧昧恨未窮幽而痛講  
交琢互磨於一致君其已矣吾亦何冀惟知自修而補  
過庶不負津堠之大惠君子有知鑒此苦醉

祭鼓院叔父

嗚呼叔父天姿璞玉渾金叔父學問陶鎔性情南軒先生侍講交承叔父及見服膺典刑晦庵先生講道於閩叔父綵侍北面受經由是得易之元得禮之誠餐和履粹仁熟理明當其處也則宦情澹泊志在乎浴沂而鼓瑟及其出也則不負所學有心乎致君而澤民其律已以潔兮撓之而不濁其接物以恕兮盎然而如春議論則正大而高遠政事則豈弟而廉平何善人之不淑兮

禍福之莫測嗟彼蒼之茫茫兮號呼而弗應追念疇昔  
歲在甲寅先皇御極羣才彙征於時叔父仕版疏榮越  
三十年僅綴廷紳造膝三事咸動帝宸眷注方隆意自  
此升叔父乃曰福過災生露章力請求老山林爰握符  
竹退安里門堂空畫永兮玉川之風腋更闌燕坐兮一  
縷之煙沈嘆雁聯之寥落吊隻影之竄竄意謂叔父獨  
殿於諸老天必萃餘慶以錫修齡何葆衛之素謹而疾  
疹之相承何梗芥於胸臆而憂念之獨深何鼎烹之弗

御而藥石之莫憑語蹇步弱數日康寧方展初陽之慶  
倏驚長夜之魂竊意仲秋先皇上賓天以叔父先朝舊  
臣生不能大用於斯世死將收名於仙京鶴馭冉冉玉  
樓告成修竹遶屋兮霜風悲吟寒梅掩色兮夜月傷神  
勁畫淋浪兮墨猶新一室蕭然兮榻生塵風度凝遠兮  
尚可求於夢寐諄諄誨語兮不可得而復聞嗚呼痛哉  
石筍一氣棣華五人衮衮通籍夾夾家聲諸孤積慶降  
禍弗矜惟餘叔父亦繼湮淪澆風獵獵兮舟喪楫世路

崎嶇兮車折輪  
酹卮酒以慟哭兮  
雖可寓猶子之哀  
悵非相與以勉旃  
兮何以慰叔父之  
英靈伊冥懷之遼  
邈鑒此意以來歆

祭吳充之

哀哀充之粹如珪  
璧幽擢蘭葩伶俜  
鶴骨含英漱潤博  
觀厚積意其鼓南  
溟之九萬而乃夜  
移舟於四十君之  
先世百年積德君  
之諸父聯華桂籍  
鸞停鳳峙萬竿寒  
碧交一世之豪俊  
煥郊局於改色何  
其盛耶鯉庭聞見

螢按專精渴硯枯筆手抄不停酌今汲古一綆千尋角  
銀袍於百戰追青氊之舊氈何其勤耶既不使之傳簪  
襲組又不付之振殘表微經營難饌琴書屢移慨翟門  
之寥落炯心事之孤竒責重力渺羈愁夜噫精澤內耗  
形神外離又何其困耶某托親非一日過從幾十年氣  
味偶合交情遂堅月牕雪屋切磋素編春花蒔圃杖履  
盤旋聯洞天之野步扣西湖之畫舫握手道舊洞示肺  
肝謂家聲幾圯而未振幸王季奮跡於賢關一旦淪謝

吾何賴焉由手足之愛也雖易箠而同卧致二豎之靈也乘氣弱之縈纏方養病於寓館忽冒雨以言還枉緘題之欸密報近恙之差痊七月初尺素來惠字益精妍誰謂數日倏以訃傳義當匍匐而往弔夫何事勢之拘牽幽明之間有愧莫湔嗚呼堂有老母兮夜哭孔悲下有稚子兮咿嚶總帷庭前之寒梅瘦竹兮如故人之風度充之不可得而見矣無復訊之以來期銜詞薦恨涕淚漣漣

祭汪約叟

嗚呼伐木始廢谷風繼興翻覆雨雲老杜太息一貴一賤翟公署門惟先君子不苟交情金蘭落落倒指數人於公伯仲契好尤深豈酒食之詞詡豈勢利之營營破鐫削町敷肝露誠道義同趣憂喜一心燕話終日呼僮命燈清夜促膝曉雞屢鳴悵獨善之先往痛親庭之繼傾貌爾諸孤賴公尚存折節行輩言和氣溫勸勉期望如親父兄二十年矣景物飄零不替疇昔不問死生感

義槩之猶古豈今人之可倫侍公歌笑曾幾何日忽報  
公訃驚悼失聲而今而後何所依承此故感先契而哭  
公也麗澤夢奠日月浸長邦人祀事春秋不忘而公薦  
裸於上龐眉皓首陟降乎夫子之堂起敬於上者相與  
指之曰是嘗親承乎道德之光重和染粹兮濟濟乎前  
修之軌度揚葩振眇兮恂恂乎後學之津梁瑞芝靈草  
霜雪摧謝猶有古松兮偃蹇乎孤岡玉繩璇象清曉隱  
滅猶有長庚兮煌耀乎西方嗟老成之彫落而典刑之

遽亡此故為鄉黨而哭公也方玉卮稱比內之壽而操  
疏推錫類之仁駘背黃者詔以名聞安車駟馬將見其  
加璧之召前哽後咽兮庶幾乎親饋之勤此蓋熙朝之  
盛典豈徒梓里之光榮邦君謂公德齒俱尊一紙之奏  
方離於畫戟如綸之命將下於楓宸何掉頭之不顧乃  
高蹈於冥冥錦誥奕奕兮竟不得屈公之膝青衫閃閃兮  
竟不得加公之身此又為朝廷而哭公也嗚呼人孰不  
有生所不足者期頤之年人孰不有死所可畏者疾病

之纏公壽開乎九表炯視聽之益妍蚤灌鍊於元鼎而  
陶鎔乎性天雪鬢燦爛鶴骨蹒跚與物無競神怡體安  
精覃孔孟之奧時吟約叟之篇近染微恙藥既告痊溢  
喜氣於簡牘慶杯酒以擅藥人影方散有核未捐變忽  
生於肘腋舟遽移於夜川一劑不及進一語不及宣嗚  
呼痛哉素編記日兮墨猶未乾遺恨滿樓兮溪山黯然  
女牆寂寂兮愁夜月錡釜漠漠兮沈曉煙故公之生也  
人莫不敬及公之死也人莫不憐嗟先世之交游至是

而絕迹矣徒泣涕以漣漣敬陳薄奠侑以菲言。

祭南坡老人

天挺漁翁太極溟濛知其有道惟程太中見其二子執  
經北面手授圖書異乎聞見春融天理弄月吟風德崇  
業廣百世所宗道否嘉泰黨禁奔駭考亭夢奠同志盟  
解維時勉齋獨得其傳弦歌百里孰相後先侃侃崇道  
義同契合氷雪交礪伯仲受業歲月於邁兩翁俱仙淵  
淵盤溪吾道繫焉勉齋遺書悲哉散逸公獨尋訪劬劬

手筆什襲來歸以開我人流傳四海私淑功深高蹈山林  
墳簞迭和天相耆德風猷遠播少公不疾悠然考終  
長公驚悼亦既構凶一門兩喪曾不旬浹閭里奔弔接  
武帶經昔我侍坐肅肅雍雍皓首聯席誨我從容今我  
來思藥藥素韞有薄斯奠有啜其泣

同祭北山何先生

鄒魯云遠天啓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宗  
旨是將羅李授受集于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縷析

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鰲峰翼翼孰探其源遂通其  
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莘莘學子  
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絅世莫我知發  
揮師言以會於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有實斯踐光輝  
四達先皇末命嗣聖訪落進之太史以輔帝學詔書屢  
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  
鼎呂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  
無畔岸立志不勇樞趨日稀儀型遽隔悔不可追春回

萬象月冷夷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祭時遁澤墓文

憶昔兮杖屨幾度兮同遊倚晚霞之危檻泛夜月之輕舟  
杯中兮傾倒言外兮綢繆乃隔千古乃顓斯丘青山  
詩料兮供不盡句流水世情兮涵不盡愁曠落寂而無  
友兮誰為玩此芳草嗟來者之不我接兮往者之不我  
留渺八荒兮君逍遙於何所奠桂酒而歌大招兮君其  
來下

祭王堂賓文

壬戌之役首覲老成酡顏鶴髮玉裕金貞侃侃士檢藹  
藹鄉評於時實翁風教盡心肇啓蔡祚妙攬台英皎皎  
鑑裁歷歷分旌孰正孰糾孰諭孰賓衿佩有雅履屐亦  
精迺俾疏遠是講是承不我遐棄意氣盡傾公篤宗誼  
庚甲相鄰老及人老慰藉甚勤我歸故里停雲屢吟每  
至冬晚手書叙情敬愛無數終始一誠去歲之臘亦拜  
問音筆勢少異蜿蜒伶俜乃謂病瘍候證不輕已分必

死賴天之靈攝養如故人曰再生我省斯語且喜且驚  
雖曰充實德齒已尊血氣幾何而股其根曾未兩月倏  
爾訃聞有客對坐不覺失聲書猶在几已隔古今東望  
慘愴僅疏唁忱哀病跛曳匍匐未能日月逾邁交情就  
湮遙陳薄奠有淚沾衿

立齋大祥祭文

天道流行過化來續死生晝夜同此機軸立齋之喪轉  
矚再祥音容益遠悲悼彌長賢愚貴賤莫不有死名節

苟喪為世大恥子德在人子書在笥子學有傳次第鉅  
梓子孫未艾足慰子心永安宗祏百世嘗蒸詩書燈火  
追念疇昔傷哉一奠老我孤立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源師友孤  
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侈其逢得公盛名於船山翁獲瞻  
典則乙未之冬立敬居志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  
礱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述鰲峯理氣之會

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疑弗辨無微弗窮毫分縷析萬理春融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旨體於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踰墮弗勇霜鬢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幸公耆壽身康氣沖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即幽宮公之仲子莫泄哀恫抱公言行囑筆哀悃強顏叙次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撞巨鐘惟德之盛惟禮之恭蕪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

鑒此微衷

祭趙草巢文

昔拱蒲璧有君烏傷撫摩彫瘵振起俊良昭揭仁問示  
之嚮方激厲小學誦聲琳琅訪我陋巷宛然舊識如惠  
之和如哀之日如飲醇酎如春著物不流不矯始終如  
一我亦造公清風滿庭左圖右書前邁後尊事平而理  
意疏而真聞善則服不矜己能自時厥後敬愛無數忽  
賦歸來白駒無繫塵滿空囊面無慚色繼者數更竟成

廢邑我至聖則公仕於京訪公桑梓識公外孫我倦而  
退臯比鼎新月旦精審無如老成屈公步武典教鄉國  
衿佩莖莖鐸音奕奕去公雖遠音問猶密去冬書來自  
言多疾意偶然爾或老之常龍津告我云公已亡驚嘆  
失聲氷炭我腸設位一慟子姪在行朋友道喪天倫廢  
缺勢利是競往往一轍人物如公陸沈莫挈豈無故人  
死有餘責公則有守出處恬然退不易介進不隱賢歸  
尋三徑野草荒煙一觴一咏所樂者天我實無似殿公

庚甲亦豈能久千古契闊有味匪茗有歆匪香有淚斯  
痛辭短心長

祭蘇愚翁文

嗚呼昔別道左轉矚六年遺愛郡邑棠陰未遷雲橫太  
括音問間傳繼緒道義益久益堅思公典刑神肅氣寬  
敬公晚節高蹈莫攀厲世範俗追古尚賢今秋英嗣道  
出舊廛惠然過我聞公燕安辱公手筆字益精研喜公  
耆艾心廣體胖何音不祥謂公已仙不疾不藥遺墨粲

然從容考終學力驗焉執計駭愕乃盡乃酸義當匍匐  
伏哭柩前有阻斯地無間斯天東望一慟公其鑒焉

魯齋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魯齋集卷二十

宋 王柏 撰

墓誌銘

宋金華令蘇公墓誌銘

咸淳乙丑七月既望瑞安蘇公解金華組求去甚力太  
守勉之不可同寅挽之不可帥府移文力留之亦不可  
越二日邦人士餞公於郊有曰歸裝比自來時省公案  
留教去後看此最為實錄莫不惜其去而仰其高風咸

曰金華非大不可為之邑也公非有憊於中而去非有拂於民而去非有獲罪於上而去或有矯於時而然乎抑有冀於後也要其終而后見既而歸家自適不謁選者久之江閫辟之而不出東總辟之而又不出是果無宦情也矣後世進取之謀無所不至自一試之得失一職之陞沈欲心滔天垂死不已公非有阨於勢而不可出非有局於法而不可出非有屈於才而不可出非有疾病於身而不可出其無所為而然乎或有問不出之

意公曰吾豈敢借隱以沽名哉吾年已如此必待龍鍾而後止乎或曰何不徑上掛冠之請曰康節有云既間何用更名為公之心事坦然實無所為也無所為而為之豈不足以厲世範俗哉彼南轅北轍奔走於名利之途冥行而不知休者聞公之風亦可以少悟矣自公之歸五六年屢得公書相慰藉庚午冬條聞公訃驚嘆失聲為位於蘭若哭之亟走介弔其子樸復書先君歸家杜門靜坐惟取故書玩味涵泳或乘興吟誦陶韋諸詩

暇則抱弄諸孫怡然自得是年春因葬季子亦自卜歸藏預備衾櫬編古人達死生之詩名先覺錄有讀先覺錄之句云至死了不惑兩日前草分韻詩有羽翰一息凌霄去之語若微示將行意一朝不疾不藥無一語悠然而逝予執書而悲且感公於死生之際從容如此非有大學力者不能其進退出處所以裕如者特餘事爾然世亦未嘗無知公者或以廉吏舉或以廉勤辟或薦以不特廉於利而亦廉於名彼所謂廉止稱其不貪也

殊不知廉之為義何止於不貪吾夫子以廉對忿戾言  
先儒釋之曰有棱角孟子以廉對頑言先儒釋之曰有  
分辯有分辯則自然棱角生雖夫子之可仕可止可久  
可速孟子之可取可無取可與可無與亦不過明此分  
辨而已蓋廉者事之別而義之用也予亦以廉稱公其  
亦異乎世俗之所謂廉也既月樸書來云某不天無以  
慰罔極之痛惟是先君墓上之碑敢泣血有請庶幾乎  
不朽之託噫予何人斯而可以託不朽哉予不忍深拒

而亦不敢輕諾越三月書又至介遺事而申其請朗誦  
三復而益信予之所謂廉也公諱某字基先始祖自閩  
徙溫之瑞安今八世矣曾祖諱某祖諱某積善發聞紹  
開厥家父諱某擢秀未振降年不永嘗手書前賢種德  
詩語為訓伯父桂陽使君為作字辭有培厚根原涵養  
氣節語公之有分辨蓋是基於此年十有八而孤居喪  
已卓然能自立從師講學朝夕不惰擇交游謹出入諸  
老先生皆以遠到期之年二十有二中上庠選例以字

跡疑似沮監史有竊原卷誘公換易者公正色遣之不  
以為意端平初廟堂收拾士心凡有小嫌悉試後省復  
其名既入館下益自淬礪連貢於春官自是坎壈不偶  
親友有勉其就晚科者公謂自墮地時有無遲速已定  
不敢逆天命以自速非所當得之譴會丁內艱服除遂  
登寶祐癸丑第初調臨安府浙江稅兼惠民南外局公  
於是年五十餘矣筦庫雖猥瑣簽署文書外無餘事也  
人以公為吏隱間攝城南廂閭閻之訟填委公與之剖

析化誨皆歡呼而去當路動色爭以闕陞舉再調保寧  
軍節度推官娶為劇郡前史君尚寬慈公在幕府以振  
紀綱明剖決佐之事有關天屬之爭必與之委曲開曉  
俾還其初而後已聞者感慨擊節史君亦以情理俱

闕



年七十有二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帆遊鄉唐嶼先塋之下從治命也娶葉氏繼薛氏男三人長模博雅有識兩薦於浙漕次與權承信郎差充國史實錄所主管文字繼從弟將仕後次楷將仕郎先五年卒少俊敏公哭之甚哀女二人長適蔡堅亦先卒次適周麟孫男

三人共孫茂孫蕝孫公命茂孫為楷後孫女一人在室  
有處事錄十卷好生錄十卷讀書錄十卷文集若干卷  
自號愚翁云初予識公於郡太守僚軒趙公之門繼為  
邑下士予非有求於公公亦非有德於我亦未及相與  
劇論學問文章之淵源雅相敬愛於既去之後而莫知  
其意今樸之請詞確而情哀予是以不敢堅辭於乎世  
降俗薄以恬退為矯激以嗜進為真情蒙諂負義媿要  
韋脂身雖貴而氣已腐公之風操峭厲檢履純固身雖

屈而氣常伸於萬物之表不可不銘也銘曰

峻而裕介而不倨有祔斯窆千古永慕過者起敬是曰  
宋廉吏蘇公之墓

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軍王公墓誌銘

江左名家王為著姓其後散居會稽譜牒不紹娶之土  
邑皆古烏傷之地而隸會稽烏傷有鄉曰鳳林里曰王  
村皆王氏之聚居皇祐中有諱固者始以進士決科邑  
人榮之改曰折桂里自鳳林徙於浦陽者未有顯人由

浦陽徙於吳門而顯者忠惠公也自浦陽徙於金華而

顯者公也公諱夢得字起巖舊名闕之字子俊曾祖諱

吉故東義郎祖諱汝謀擢秀未振兩舉於浙漕父諱朝

佐積善發聞筆耕終其身以公顯累贈中奉大夫妣薛

氏贈令人奇山先生之孫女也公生於嘉泰癸亥九月

辛卯少同闕氏師鄉先生徐公仁傑業勤志專日黷面

不避繇京庠陞太學凡三年每試輒中竟擢端平乙未

第時方更化召真文惠公典貢舉士氣欣躍發策問大

學之要公以敬為一篇綱領援證詳明適契真公意既第往謝真公力疾延見稱賞勉以遠者大者授迪功郎臨安府錢唐縣主簿兼領學事舊有夫子廟而無學公曰茲非缺典歟即白京尹趙公與權尹慨然發帑繼廩命公董其役禮殿講堂齋館門序翼翼沈沈嚴邃深靖款謁有次公養有廩像設禮器咸應法度既成潼州吳公泳為之記趙公素嚴或呵叱僚窠公獨當其意檄入僉幕攝臬事莫不異之是時水失其性京邑靡寧以修

江築埧為急務委公受給物料錢米銳意事功戴星出入靡勞敢憚趙公白於朝連進兩資淳祐辛丑浙漕魏公峻辟充犒賞所準遣癸卯都承韓公祥領鹽事請於朝差兼浙漕幹官提督鹽場京尹趙公與憲兼漕以和糴賞奏貶乃僚故公自闕陞四轉承直郎以考舉改合入官轉奉議郎差知臨安府鹽官縣時史嵩之當國都承韓公謂公曰某已薦公於廟堂許除掌故矣公力辭僥倖改秩法當作邑不敢躁進韓公竦然未幾嵩之去

國人以公有先見之明公以為自立之道當然也京尹以鹽官以次遠因怒於潛宰欲劾以辟公公曰奪人之職不忍為亟奉母東歸弛勞里居訪尋師友益求其所未至丁未十一月趣領縣事是歲兩浙大旱臨安為甚公即講荒政列為四等以甲戶勸分工商自營細民糴貧乏賑米價既翔常平府倉所發有限而續食尚遠於是痛撙縣帑分甲戶糴於鄰境凡一千七百石有奇以濟自督四隅分委佐官督六鄉官吏日券扉屨之費皆

優給之不使一毫擾都保巡視既頻訪問又審而欺弊  
自縮民霑實惠百姓樂業詳見葛應龍賑荒記自公蒞  
仕連七年勤勞盡瘁幸需邑次始得休養精神為作邑  
之本故宰壯邑詞訴雖繁多據案剖決民無稽訟獄無  
停囚事至見一定不畏強禦不可轉移或以拘執議之  
公曰吾平生亦頗得執力淳祐己酉閏日丁母夫人憂  
辛亥服闋壬子五月差知和州含山縣王公堃守金陵  
檄入制幕甲寅復辟為江東帥機王公還朝解職十月

差

關

邊所主管文字待次丙辰供職本所文字最為  
繁夥難考一付吏手公為之置籍諸郡課入易於拘權  
積欠至累鉅萬公疏剔白於朝截界蠲免丞相程公元  
鳳傾心從焉戊午十月差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開慶  
己未七月除太常寺簿時丁大全當國有薦公者丁欲  
除察官使戴慶炯諭意公巽辭又使王立慶來覘之公  
力言愚不識時豈堪任此立慶復命言必不為用丁怒  
嗾汪自強劾公未幾丁敗公奉玉局祠辛酉除太府寺

丞會朝廷委書擬提領內帑綱解所或疑公陰奪其權  
讒於侍御史范純夫奏免癸亥又奉祠咸淳乙丑差知  
建昌軍待次戊辰三月有旨奏事訖之任公首言典學  
者帝王第一義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功而後  
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苟誦說徒勤而無踐履之素  
觀美是務而無真實之行則是內外判而為二而帝王  
之道可以襲而取也使虛言可以修己治人則二帝三  
王何為兢兢業業為是煩重勤苦哉今日之天下正在

於文太盛而質太衰懇惻篤厚之意撲素真純之風幾  
消泯而無餘媮薄欺偽愈出而愈巧粉飾塗抹日密而  
日精發號施令可誦而述而奉行脫畧遞相欺蔽分司  
列職繆為勤勩而畏嫌避跡不究底蘊號為良吏者亦  
不過擇其可以得美名則汲汲行之百姓隱憂未嘗拯  
恤也最是士大夫心術日壞掇拾先儒緒言以為裨販  
之地由是起聲譽由是竊高爵重祿責以實政平日無  
具臨事顛倒錯謬又善為強辨以文之以至此間族黨

之士終身酣痼於無用之言四方之賈百藝之工懋遷之急製造之勤類皆輕薄纖靡不傳於質舉天下之廣熏蒸鼓盪天地之氣腠削亦薄物產安得而可裕乎願陛下以一身為天下準發自淵衷允蹈實理體之於身心驗之於宮庭察之於視聽言動一本於典學之實意氣之所感動精神之所振刷人安有不率從者哉進退人才不取白望必考實績凡議論之偏迎合之巧當抑而不用或傳聞之失疑似之混必別真偽不亂於浮言

真材實能庶可得而擇治功安有不集者乎第考其大畧謂今日千里長民之寄事之集不暇給者綱解是也綱解之所以難者賦稅陷也於是都省有推排之令布告四方越四載未有就緒者何哉要須先定規模曲盡事情使之持久而不變然後可以成功夫自州而縣而鄉都官而保寸寸而較之夫豈易事其勢不容不自鄉都官始此皆豪家大姓實為之昔者官吏精明覽察嚴而稽考密鄉都有所憚不容其私今也不然州局無可

專委之官胥徒皆少年無賴之輩豪家大姓先生慢心  
釐改在其手少算在其手造籍在其手雖親戚故舊之  
產猶不容不隱況糾正其自產哉懷私得便平日併吞  
之心反因是以售其奸况守令更易靡常識見不同規  
模屢易貧弱長受困苦而賦稅卒不得其實願於戶部  
暫建一司擇通練之才專督其事審定規模守令不得  
相紊州縣申命一司專任關割之任就以牙契委之交  
易必用官紙不許用私紙因得以考其關割戶籍不至

陷失一割自上而下由本以及末二割自下以上由末以推本非更歷世變之深考察物情之熟不能道也六月至盱江視事盱之地據東南上游山高而水清故士以經術議論詞章擅名者代不乏人其俗剛而其材武易動而難安挾干戈嗜剽掠亦時有之必一大治而後定不過一二十年又起多由富家征取太苛而民不能堪是時有羅動天者怨其主諶氏相挺剗其家乘勢入縣焚燬公急調兵收捕多立賞格離其黨不旬日擒其

渠魁法外梟其黨幾二十人或謂平亂民未有如是之  
速者前乎此每有警多藉隅總協力其勢不容不俟諸  
司援兵之至速則縱殺大掠反甚於寇緩則忌功生事  
此前世之通病也公以自劾待罪有旨無罪憲司猶上  
為法受惡之章詔予祠一時賢士大夫公論翕然惜其  
去公自以為當去無尤也奉祠三年優游自適出於吉  
凶悔吝之外舊號約齋更曰澹軒辛未之春忽患壅嗽  
自是脾虛不喜食荏苒半載雖羸弱力疾無惰容一日

子姪進藥忽正色曰吾至此何以藥為倦甚將寢左右

解其

闕

索冠冠之扶以寢氣漸微而卒時六月二十八

日得年六十有九歷階至朝請大夫娶邢氏先十有九年卒子曰某官女一人在室孫女一人尚幼公檢履純固丰度閒雅未嘗有慢易之色而不失於和未嘗無嫉惡之心而終歸於恕每恨少孤祭必盡敬終日愴然墓木毀於風亦感嘆流涕曰吾不復見此木之成矣奉母事兄怡怡愉愉以祿養為幸中年哭母哭兄哀瘁殊甚

敬邱嫂如母撫孤姪如子教之成刻之澤一門和氣人  
無間言自奉至簡衣食不求豐出仕三十年儒素如故  
少游鄉校時迂齋樓公典教作興士類九器重之及驅  
馳宦轍刮目交譽者皆當世偉人八刻三

闕

有

所挾地凡贊幕府宰畿邑剖決斷擬當代吏師皆印可  
生平手不釋卷異端雜說不肯一過目與人交未嘗泛  
予久而彌敬無渝渝訛訛之態戒子姪擇交必取其謹  
重有識者為友尚謹嚴厭鑄鑿謂寧過於平淡不可過

於浮靡每聞四方水旱盜賊及當路政事或未當憂形  
於色若身任其責者此皆公之實行也予每誦公之奏  
疏而有感焉旨哉文之太盛乎古之所謂文者即道也  
君臣父子之敬愛長幼夫婦之別威儀之則詞章之懿  
皆天理人事自然之文也以之制禮而作樂以之經天  
而緯地以之美教化而厚風俗以之播告四方流傳萬  
世無非此文之全體大用與天地並立而不可泯者吾  
但憂其未盛而豈憂其太盛哉後世以文取士而文始

宸權無用之詞為有用之上慢於擇下苟於應上下  
以虛相與遂至於天下無實學無實學則無實才無實  
才則無實政聖賢明善誠身之本禮義廉恥之教幾泯  
焉不聞俗弊風訛迭相誇尚心迹言行曉然相違而不  
以為異事情物理公然相背而不以為羞舉天下驅而  
囿之於一虛之中而不知變此公之所謂太盛也人競  
趨於虛公獨趨於實宜宦塗坎壈而卒不得大試也嗚  
呼悲夫將以明年某月某日葬於赤松鄉梅砂湖之東

阜從治命也公之子姪以予與伯仲從游之久必知公之實來請銘其墓予以才思刊落固辭而請益堅遂為之銘曰

天賦之介而濟以通中立不倚出處從容妙齡筮仕有驅其疾兩寘周行孰媒孰隙白首承鄭入告於庭文弊賦殘本末備陳盱俗易動亂宜速殛曷忌曷仇義當坐黜既適我願既返我廬堅守我約澹然自娛進不隱賢退不茹愧疾病莫昏油油而逝東阜之卜沙湖之旁手

植松檜祖阡在望沙湖之旁東阜之下有勒斯銘永相遺躅

徐彥成歲月記

金華徐基之嗣子順字彥成生於嘉定戊辰閏月二十有八日卒於淳祐丙午閏月二十有五曰娶時氏無子幼勤敏端重如成人視羣兒相與歡笑跳躑於前漠若不知坐立儼然未嘗有戲慢之色雖有喜相玩狎者亦莫之敢侮讀書不待警策如良馬在御蹠蹠不自止編摩

抄錄疾如風雨先君深愛之至於談古論事亶亶有本末而聽者輒忘倦與人交若簡淡而忠厚之誠藹然乃有所不為確乎其有守也事親問寒燠藥餌惟謹年來吾敕斷家事善兒亦自力以供吾老師友稱其可與共學鄉黨許其可以宜家吾亦日望其有與成也今不幸死矣而反有以重吾之悲於乎汝雖得其氣之粗淳而局於數之不永天所命也吾何言哉是年十有一月甲申葬於赤松鄉陳家塢之原煙巒風壑永閔汝身千古

茫茫藏吾至痛吾亦將卜窆相從於斯云

太學進士樓叔茂墓誌銘

國家取士沿襲李唐未能復古考諸科名記賢公卿參  
伍相望此法之幸也蓋天下之士氣稟不一詞章亦異  
遇主司之能猶未免以志尚為離合况承訛襲舛者復  
不少乎此非科舉之法難中實有司之見難遇耳然其  
法雖不足以盡天下之奇才猶足以成就天下之賢士  
方年少銳氣英發芒彩烜燿一鼓有餘勇再而三則餒

矣間有介然之悟收斂精華追尋根抵講習討論之業  
既備省察克治之功亦密陶鎔德器涵養益宏雖終不  
遇不失為士之良師至於困躓摧挫厄窮無聊老且死  
固比比也雖為士者不自愛重而天地英秀之氣沮於  
科舉者亦不少矣予以是於樓君漢章而有感焉君諱  
奎舊字叔懋婺之東陽人曾祖諱瑞祖諱允載父諱雷  
皆不仕樓自漢以來指東陽為望族其後徙於鄞者以  
參政宣獻公顯居於永康以樞密襄靖公顯惟東峴之

宗獨徵十二府君允載為鄉曲所尊敬攻媿先生實誌  
其墓知其後必有人焉君少而穎悟日誦萬言下筆輒  
出新語人謂東峴之興必此子也既長出從誠齋國錄  
陳公山堂國博章公學皆器重之時迂齋樓公來掌鄉  
泮以作成人材為已任愛公之文屬以準度自是骨骼  
開張精神縝密老成皆放出一頭地謂一第特易易耳  
既而補上庠以小疵沮抑者累年孔山喬公奇其才授  
以漕牒即與計偕禮部屢黜之再中上庠成外校與秋

薦復為禮部所黜君恐負師友之期父兄之望將斂華就實大其所成天不永年以淳祐辛丑六月甲申終於正寢得年五十有一娶平江朱氏子男二人衍衢卜以辛亥三月丁酉葬於縣之孝德鄉南山君資峭勁尚氣節意度軒豁與四方奇偉之士把酒劇談無所忌往往以功名相避遜然面折不容人過亦或憚之乃若事親從兄友愛弟姪愉睦無間言以君之天才卓犖氣吞餘子乃俯首下志工聲律之業以求合有司之程度固不

能不少貶矣何至屢興屢仆終不遇而死哉而謂科舉之法能盡天下之人才予以是歎人才之不幸也於戲悲夫銘曰

天與之秀又開以名孰扶孰抑莫究厥成有邱斯閔有石斯銘邁紹爾志相維後人

定海縣丞楊公墓誌銘

君諱某字元定姓楊氏曾祖諱淵祖諱伯玉父諱林皆不仕世為婺之金華人誠齋先生國錄陳公上第也生

於淳熙丙午七月甲辰自幼天姿凝重家雖貧約不與凡兒伍父兄異其志命從學刻苦肄業進不可禦里師巷塾不足以應其求始進於大師講下友朋交譽藉藉以雋是時麗澤收聲其門人橘坡王先生山堂章先生與誠齋先生皆以汲引後進為己任而靜軒呂公克紹家世相與切磨其間鄉評之所取重雖不能不以舉業為工程然躬行之實講說之正固已大異於習俗由是學有所宗士有所則數十年儒風不墜者作人之功未

泯也君執經誠齋之門克勤克敬如事嚴父誠齋視之亦猶子也賓至多侍講論或至夜分於是多識前言往行得為學之本嘉定庚午貢於鄉辛未中上庠選時繫齋袁公為司成天台潘公子善為正錄黨禁初開正道昭著氣象翕然靜軒導君子潘公又得聞學問淵源之懿觀感服習心平氣降律已自是益嚴擇友自是益切功名之念自是而益輕鈍於場屋者凡二十有餘年已卯僅一薦又屢黜於春官端平乙未因以累試思奏名

天府廷對入等授迪功郎常州晉陵縣主簿再調臨安府於潛縣丞遠勢利安澹泊與長官為文字之交戶庭寂然人不知其為官府也未嘗求知於人諸公多得於案牘間皆知其學之有源也交薦於朝秩滿府尹欲羅致之君翩然而歸踰年始謁選更授慶元府定海縣丞宦情既薄不欲矯世掛冠其無意於斯世也久矣寶祐改元二月甲戌以疾終於正寢初移壙居士徐公求賢士以淑諸子君以少年應聘矩度修整言語謹確起公

之敬遂以其子妻之子曰瑞國學免解進士女一人適  
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主簿唐燦孫女二人尚幼以是  
年十一月壬寅葬於赤松鄉五石山之原一日璐以墨  
經來請曰某已礮石而先君墓上之文未有所屬知吾  
父者無踰於子願有以紀其平生以慰不肖孤罔極之  
痛予謂顯親宜求當世聞人昧昧陋巷者何足以垂後  
曰吾但求其知不知不計其聞不聞也予不得而固辭  
雖然君嘗察予無用於世勉以為己之學導之以師友

之正是君知予者厚而予不足以知君子見君之居家也終日儼然青燈永夜手不釋卷沈潛道體俗事一毫不入於心坐立有常處未嘗傾倒跛倚語默有當喜未嘗戲言苟笑孝友篤至夫婦相敬如賓與人交恭而有信澹而能久不為激訐之言不為表襮之行誠意既格上下益信服之予所知者如此嗚呼士患不知學學患不知厲而固守力行之勇內不為私欲所牽外不為俗習所動斯尤難也自君之亡而為學之士益就寂寞作

人之功不幾於泯乎是可為世道懼也而繫之以銘曰  
人孰不學學必為已斯焉取斯魯之君子既承其原蓋  
取其委亦曰於仕我行我止亦曰於止若無他嗜青燈  
素編有永於味五石之山窅然爾遂一氣之寧千古之  
閱我其銘之以篤來裔

右詩文二十卷宋魯齋王文憲公之所著也其為  
言正大純雅閱肆典實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  
否物理之盛衰莫不具焉故其羽翼乎聖賢之學

而為一代之所宗者也正統辛酉秋八月予來官  
金華因公之六世孫四川憲僉王公迪得公遺稿  
讀之深有契於心如飲醇酎不自知其醉矣遂與  
貳尹鄱陽劉君仁傑商訂編校命公之鄉生何贊  
繕寫成書已而謀諸同寅各捐祿米銀梓以傳復  
得邑民陳乘忠助力而成始工於壬戌之冬訖工  
於癸亥之夏予故書此以識歲月云廬陵劉同識

魯齋集卷二十